



銀色的星

李 養 正



銀 色 的 星

李 养 正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包括三篇作品。

中篇小說“銀色的星”通过一个惊险动人的海上战斗故事，表現我軍偵察員英勇、机智的优秀品质。特写“难忘的航行”記載1953年春，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乘其軍艦从汉口去南京途中，对該舰水兵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諄諄教导；并真实地抒发了六亿人民对主席深厚的感情。短篇小說“老水怪”描写海島漁民忠于祖国，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这几篇作品的語言都朴实自然、平易近人。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字数 74,000 開本 787×1092 紙 $\frac{1}{32}$ 印張 4 $\frac{7}{16}$ 插頁 4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50,000 册

封面設計: 钟 辰

統一書號: 10020·1394

定 價: (3) 0.37 元

目 次

銀色的星.....	1
难忘的航行.....	110
老水怪.....	128
后記.....	139

銀色的星

一 多了一顆星星

战馬奔馳过了祖国辽闊的原野，战船横渡过了浩渺的长江，解放大軍人强馬壯、气势磅礴，向前挺进。一九五〇年的初夏，我們团队横刀立馬扎在了南海之滨。

碧蓝的大海，鋪展在我們前面，白浪滔滔，一望无际；还被敌人盘踞的鯊魚列島，成青灰色的，阴冷地蹲踞在海上。每天早晨一睜开眼睛，鯊魚列島便呈现在眼前，要是端起望远镜一瞧的話，那就更是气逼人，国民党反动派那吊丧旗帜还插在鯊魚島的山头上。看到这吊丧旗帜，真恨不得一把扯下来擦屁股。

团队在海边驻扎下来，展开了火热的海上練兵。上级說是要等待战机成熟，才能渡海解放这群島屿。同志們紧张地投入了練兵，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出征的命令。

南方的夏天，熱得連我们这些北方人真是心里煩躁得

不行。哪怕象个泥菩薩一样的呆坐着，那額上滾下来的汗水也会順着眉梢扎进眼睛，又辣又粘巴的那个味兒，真不对劲。我們心里焦急地等待出征命令这还不說，再加上这个火爐般的天气，就甭提心里有多焦急煩躁了。

傍晚，那燒紅的煤球似的太陽，掉下海里去了，那象撒了一把芝麻似的繁密的星斗，又布滿了天空。我和几位偵察員同志在一棵大榕樹下納涼，虽然有一小陣一小陣的海風吹來，可是渾身还是不住地冒汗，身上象塗了稀漿糊似的不舒服。牛魯到村里買來了一碗酒，小鬼金深入不知鬼不覺地打伙房裏搞來了几條生黃瓜。我們一邊亂嘮嗑，一邊喝酒的喝酒，啃黃瓜的啃起黃瓜來。

有位偵察員問我：“排長，干嘛呆了好幾天還沒動靜，難道這些島子咱就不打啦？”

我說：“干嘛是呆着？你天天不是在練兵嗎？練好了本領，上級命令一下，沒說的，吹糠見米，咱們一口气就拿下這一群島嶼！”

急性的牛魯說：“這群島就象一窩狐狸，要是我胳膊長，就把它一个一个逮起來！”

我开玩笑地說：“這可是一群鯊魚啊，不把鉤下好，它可要咬你！”

大伙都笑起來。

當我們這些老偵察員在嘮嗑時，年輕的偵察員小金

深，总是蛮感兴趣地靜靜地在一旁听着，天真的时而瞅瞅这个的脸，时而又瞅瞅那个的脸。忽然，他朝前面小崗上望了一下，走到我旁边輕輕地扯了一下我的衣袖，低声說：

“排长，你看誰来啦？好象是咱們团长。”

我扭头一看，可不是，这小鬼眼睛真行，他从那走来的魁梧的身影就察覺到了是团长。看样子，团长是笔直地向我們这兒走来的。这时突然有一种特別的感觉告訴我，团长一定是有事来亲自找我們的，我的心就因为这一种預感，而激动得跳起来。

“团长这时候一个人出来干嘛？”有人問。

“大概是出来风凉风凉吧。”另一个偵察員猜測地說。

不一会兒，团长就走到我們跟前来了。我忙把一只竹椅讓給团长坐。团长一坐下就說：

“我老远就嗅到了酒香，这么热，还火上加油？”

大伙都笑起来。牛魯一手拿着空碗，一手拿起一根嫩黃瓜：

“团长，你可来迟了一步，碗干了，就剩下这只嫩黃瓜！”团长接过黃瓜，“崩”的一下把黃瓜折成了两截，亲切地叫着金深：

“小金，来，咱俩一人一截！”

小金深笑咪咪地去接黃瓜，团长很有风趣地在小金

胳膊上捏了一下說：

“嗨，这小伙子长得更結实了。”

小金深象个孩子在父亲面前似的，只笑，不說話，帶点腼腆的坐在团长旁边啃起黃瓜来。

大伙都围在团长身边，七嘴八舌地問起来：“团长，啥时候进攻？”“团长，我們啥时候出发？……。”团长笑着說：“慌什么，还怕沒任务？該进攻的时候自然进攻，該出发的时候自然出发。急管什么用？”大伙这才不問了。

团长忽然問我們：“你們这些偵察員，对天上的星星一定是熟悉的罗，我問你們，这兒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变化嗎？”

牛魯搶着說：“現在是夏天，北斗星的斗柄指着南方。”

团长搖了搖頭說：“不对，斗柄指南，天下皆夏，在北京城也是这样啊。”

小金深忽然含着黃瓜不啃了，他說：“团长，是不是天上的星星多了一颗？”

“多了哪一颗？”

“噢，哪，”小金深捏着黃瓜指着东南方的海上，“多了那一顆，一閃一閃的。”

“对，”团长說，“多了这颗星。金深，你知道这是顆啥星？它距离咱們有多远嗎？”

小金深站了起来，“报告团长，这一閃一閃的白光，是从灯塔里射出来的，距离我們这兒，大約有十五海裡，是一座小島子，地名叫蛤蠣屿。”

团长笑了，說：“那兒叫蛤蠣屿，一点不錯。”說完，团长叫我：“甘練同志，你跟我上司令部去一下。”又扭头对牛魯：“老牛，謝謝你的嫩黃瓜！”

“团长，別謝我，謝伙房的老王吧，他要不睡得打呼嚕，小金偷不出黃瓜来哩！”

哈哈，大伙都笑起来。

二 要登上这颗星

团长的办公室設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一扇大竹窗对着海，我一进屋就注意这面窗子，因为透过窗子，我望見那远方的銀色的星，在一閃一閃地放射着白光。

团长叫我坐下，給了我一把芭蕉扇子，又倒給我一大碗涼茶。然后他自己坐下来。团长是我的老上級，我非常熟悉他的性格。每次当他要向我作重要的談話之前，他的态度、举止总是分外沉着和亲切，仿佛他要用他沉着、亲切的态度来感染我，使我能在和他談話之前平靜和鎮定下来，心里不紧张，也不拘束，同时又集中注意力。正由于我熟悉他这个脾气，所以我的心反而惊喜得更激动

起来，心不住的卜咚卜咚地跳。我心想：团长一开口，准会是有重要任务交给我了。我的两只眼睛直盯着团长，一动也不动。

“甘練同志，你們不是盼望任务嗎？”

“盼得可急啦！”我赶紧回答說。

“现在任务来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任务！”后面那句话的語气特別重。

我用輕松的微笑回答了团长。这微笑代替我說了这样一句话：“难道我們偵察員还怕任务重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为什么不馬上进攻鯊魚島嗎？”团长問我。

“不知道。”我搖了一下头。

“一句话，我們对鯊魚島上敌人的实力还摸不清。”說着团长从他的皮包里拿出来了一张大海图，摊在桌上，他指着海图对我講开了：“敌島正面的固定火力点，我們是弄清了，可是山的那一边，我們摸不清，尤其是敌人的海港在山那一边，軍艦、炮艇都停在那一边的海湾里。目前我們还没有飞机、也没有近代化的快速艦艇来作偵察工具，鯊魚島靠右边的一长蹶高山，挡住了我們观察的視線，我們无法知道敌人的海上力量。但要攻下这个島，又必須首先消灭敌人的海上力量；要消灭海上力量，首先就要弄清楚敌人港內的情况，艦艇有多少，大小吨位，

活動規律，停泊的地位，了解了這一些，我們就可以用炮火，先行轟擊敵人的海港……你也清楚，現在我們想當面觀察敵人海港是不可能的，而派人從正面偷上敵島，這一點，也是非常危險而幾乎是不可能的，敵人防守很嚴密。”

團長盯着我，在觀察我的神色。我覺得團長說得很實際，要了解鯊魚島背面敵港內的情況，的確是有困難的，為什麼呢？敵島的四面都是海，不管怎樣，人總得渡過這七千公尺海面，可是現在海面上敵人日夜不停地有艦艇巡邏，敵人差不多已完全封鎖了和我們正面相隔的這一段海面，他們几乎是見船就打炮，甚至連海中間的几座小礁石，敵人也轟平了。要想正面越過海面到敵島上去偵察，困難是明擺着的。團長是不是叫我們想辦法克服這個困難呢？也許他已經想出了別的办法？

“噉，這座燈塔，”團長指了指窗外遠方的燈塔，“它座落在敵島的側東面，雖然距離我們遠，可是我估計從那兒可以觀察到敵港。”

“對，一定可以。”我高興得几乎跳起來了。

“且慢高興，”團長說，“至于那個小島上，是不是駐有敵人呢？不知道！那兒是否能觀察到全面的敵港呢？也不知道！不過，我估計，敵人倉惶地從大陸逃竄到鯊魚島，驚魂未定，那個小島上敵人暫時是還沒有注意的，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因為那個海島距他們只有二千

公尺，而距我們是十五哩，敵人還不會想到我們會從側面那點小僻里插手。不過，我們得快，不然，敵人慢慢會注意到的。司令部打算派你帶一個組，偷偷登上這顆閃着白光的星星，到了那兒再相機行動。”

“報告團長，您把這個任務交給我，我很高興，一定盡力完成。”

“好吧，你先下去考慮考慮，你在偵察排挑兩個同志跟你一道去。一定要機警能干的人，這次海上偵察，不同於你們過去在陸地上偵察，你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危險，你們到了海上，司令部就無法給你們任何幫助了，全憑你們對革命的忠誠與機智行事。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越快越好。其他一切有關的情況，下次我再跟你細談，你回去考慮一下，挑選哪兩位同志和你一道去，注意，這次任務，對任何人也不能透一點風聲，直到你們完成了任務，才能公開。好，你回去想想，看挑哪兩個同志最合適！”

“是。”我向團長敬了禮就走了。

三 偵 察 組

從團部回來時，熄燈號已經吹過了。我躺在床上想了又想，偵察排的同志們挨個挨個地在我腦子里象跑馬

灯一样地跑起来，我把他們一个一个地在脑子里打量一番，想一番，又把他們一个一个的比較一番。問題归結于一点，我究竟帶哪两个偵察員去完成团长所交給的任务？开始我觉得个个都合适，但是不能都去呀，于是我便采取淘汰的办法，一輪一輪淘汰，条件是：第一，到海上去一定要比較熟悉水性，最少是要能不停地游几千公尺，因为一个旱鴨子，到了海上确实是有許多困难的，两口盐水就灌昏了，或者只站在海边齐膝深的地方，海潮一卷就要倒栽葱，这样的同志，怎样能讓他到海上去斗争呢？第二，必須是勇敢坚强的人，体魄要坚强，这样才能頂得住那可以預想到的艰苦。第三，要会电訊、观察、还要特別机警。我想我們三个人，要飄洋过海，三个人还可能要分散活动。

我用这些条件来衡量睡在我前后左右的偵察員，尽管这些条件已經是相当严格，可是偵察排里够这些条件的同志还是不少。也許是我个人的爱好，第一个我便肯定了偵察員牛魯，我觉得他行，有他和我在一起，对工作和对我會很有好处，我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考虑多方面的情况而有时有些犹豫不定，他呢，坚决果断，能够提醒我。接着我又考虑到了一个旁的同志，已經差不多要肯定下来了，可是我的脑子里忽然想到了最年輕的偵察員金深，虽然他还是一个新偵察員，一个一年以前才

入伍的中学生，可是这小鬼进步很快，机灵，观察能力特别强，虽然参加实际工作不久，可是派给他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他一闲着总是跟在我屁股旁边叨咕：“排长，给我一个任务吧，你们老同志，受的锻炼多，对革命贡献大，我呢，锻炼少，对革命贡献小，排长，给我个任务吧，我保证坚决完成。”每当他这样在我耳边叨咕的时候，我总说：“小鬼，任务多着呢，你先好好学习业务吧。”金深每听到我这样说以后，总是盯我一会以后，就默默地去学习侦察员所必须会的本领。我们打到海边以后，小金深学游泳特别认真，他可以在水里不停地游一天，只需要中午上岸晒一会儿太阳，啃上几个馒头。前天他又恳切地向我要求任务：“排长，也让我去锻炼锻炼吧，不学不会啊！”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眨都不眨。……

我感觉内心有一股子感情的力量在支使我，要我肯定第三个应当是让金深去。他的其他条件都够，可就是经验不足，行不行呢？想呀想呀，我又把他的优缺点比较了一番，他机灵、观察能力强、计算精确，缺点是经验少。经验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啊，我想起自己年轻时，连步枪都不会拿呢？还不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行，我决定带金深去。

这个侦察组就算初步形成了，它的成员便是我、牛鲁和金深。考虑好了这件事，我的脑子觉得轻松了许多。

朝窗外一看，滿天星斗，它們無聲無息地閃爍着銀色的光芒，彷彿在神秘地眯着眼睛，用眼神傳達着密語。螢火蟲也在窗外飛過來穿過去，彷彿是飛濺的火花。

我想到在明天這個時候當我凝視這滿天的星斗時，我就不知道是在怎么樣的一個地方了，可能是在海岩上、山洞里、草丛中、船上、海上……那時候我的前後將完全是陌生的、荒涼的、孤寂的，在我的耳邊便不會聽到有許多戰友的鼻鼾聲。那時候，我、牛魯、金深，我們三個人的生命、呼吸都融合在了一起，我們可能是坐在一塊兒望着星星，警惕地不眠，看着星星一個一個地落下去……

我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四 代号“銀色的星”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向團長作報告。團長起得很早，服裝整齊，看樣子是準備到連隊里檢查練兵。他一見我來了，就問：

“考慮好了嗎？”

“考慮好了。”我說。

“好，那現在就到辦公室去談談。”

坐定了以後，團長十分和藹地問我：

“你打算和哪兩位同志去呢？”

我說：“第一个是牛魯。”

团长笑了一下，他盯着我，眼珠兒一动也不动。我知道团长这时是在衡量牛魯同志合适不合适。过了一会兒，他的眼珠兒亲切地滚动了一下，微微地点了两下头。我心里舒了一口气，团长是已經同意牛魯同志去了。

“不过，你要注意一点，”团长說，“牛魯同志是不錯，可是他有些粗枝大叶，作事不够精細，其他，都是好样的。”

我說：“牛魯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心，如果我們能把任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給他講清楚，我相信他会兢兢业业百倍努力来对待这个任务……”

团长点了点头，接着他問：

“你还准备同誰去呢？”

我說：“考虑把金深带去。”

团长的身子微微朝后仰了一下，仿佛后面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肩似的，他注視着我：

“金深行嗎？年紀是不是太輕一些，經驗是不是少一些？”

我早知道团长会問这些，我就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考虑过这些問題。”接着我把我昨天晚上所想到决定要金深去的原因一齐講給了团长听，并強調地說：“金深除了具备党的同志的条外之外，特别是他眼力敏銳，观察